



愉頤庭曲
梁君度

緬懷董枝明教授

昨天，我應雲南省祿馬市自然資源局王濤之請，為董枝明故居題字，那故居曾是我到過的董枝明教授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

董枝明教授是中國科學院古人類與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員，他被譽為「中國恐龍王」。董枝明教授這個稱號並非浪得虛名，因為中國近半數的恐龍都是由他命名的。他的工作為我們揭開了遠古生物的神秘面紗，讓那些曾經稱霸地球的巨獸重新走進人們的視野。

1999年，我在北京認識這位蜚聲國際的中國恐龍專家。2000年，我受命為一家自然博物館做展示設計，當中的恐龍廳是全館展示重頭戲，展示設計自然不可掉以輕心，需要非常豐富的材料，所以，我能認識董教授何其有幸。在董教授的引領下，我從廣東河源恐龍化石場到遼西羽毛恐龍化石埋藏點，走遍中國的大江南北，考察各省各地埋藏恐龍的化石坑。

有一年，董教授帶我到內蒙古二連浩特戈壁灘，我在一化石坑撿起一小塊化石問董教授，這是什麼化石？董教授端詳一番後說，這是一類劍龍前肢的指骨。我感到非常驚訝！他居然憑着豐富的知識和敏銳的洞察力，解讀着每一塊化石背後的故事。

他在雲南祿馬縣發現一處恐龍化石埋藏點，帶我和一投資者去考察，希望開發一個恐龍公園，後來那裏建成著名的世界恐龍

谷，出土完整恐龍化石60多具。2013年我在香港與科學館合作舉辦恐龍展，時任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希望內地能贈送一具恐龍化石給香港，我接到這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時，並無把握，但經董教授幾番努力，一具完整的祿豐龍化石居然由雲南世界恐龍谷運抵香港，董教授來港親自動手安裝，這具國寶級恐龍化石至今陳列在香港科學館。這一舉措不僅豐富了香港的科學文化資源，也促進了兩地的文化交流合作。而他所開發的雲南世界恐龍谷，更是成為了一個集科普、旅遊、研究為一體的重要基地。恐龍谷的建立，讓更多的人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恐龍化石，感受遠古生物的魅力，也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雖然董枝明先生已經離開了我們，但他的精神和貢獻永遠銘刻在古生物學的歷史長河中。他的執着、勤奮和對科學的熱愛，將激勵着一代又一代的古生物學者不斷前行。讓我們永遠緬懷董枝明先生，銘記他為中國古生物學事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圖左八為董枝明教授。 作者供圖



文公子手記
文公子

牛棚賞港街攝

有不少攝影愛好者喜愛街頭拍攝，因為門檻不高，只需一部較專業相機甚至內置修圖功能的手機都可玩玩。但其實要拍到出色作品，是很講究攝影者的觀察力、快速構圖能力，以至感情觸覺與想像力，一點也不簡單。

最近有11位業餘但資深的攝影愛好者，在牛棚藝術村12號館舉辦了一個名為「港·街·攝」的街拍影展，展期由現時至1月12日，早上11時至下午6時，免費參觀。其中一位參展者Jimi，為文公子好友，展場又近居所，當然要往捧場。進場所見，作品以黑白為主，風格各異，但均能用鏡頭展現出香港街頭的不同風貌，當中頗見時代精神，並能回應「區區有旅遊」之議。牛棚藝術村前身是馬頭角牲畜檢疫站，建於1908年，落成91年來一直為牛畜檢疫站兼屠房，直至1999年8月全港屠房集中遷往水上時停運。其後，原址被改建並分拆為多個單位，租予本地藝術創作者為工作室，遂演變成牛棚藝術村。

牛棚與文公子頗具淵源。文公子先父為牛房買手，專幫街市的肉食公司老闆代購生牛，入職數十年，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馬頭角牛房工作，即現時牛棚所在。因此，由文公子入讀幼稚園開始，就已住在當區，方便上班。記憶中，父親的工作並不「困身」，每朝在茶樓一盅兩件後就回到牛房，經過一輪購牛投標工作，就可再往品茗，然後回家午膳順便午睡片刻，醒後返牛房察看剛運抵的牛隻，再巡視一下就可收工。收工後，往往與其他牛房同業，在近門口的一間平房內玩牌。由於輸贏上落，容易沉迷，父親經常玩到不知時間，所以先母就會命文公子步行20多分鐘，前赴牛房催父親回家晚飯。

先母為中山人，有一手家傳粵菜工夫，由於先父工作關係，先母認識不少肉食公司老闆，往購牛肉多有優惠，因此家中飯桌從不缺牛肉菜式。而先父身為買手，對肉食質素甚有要求，因此生活雖不富裕，但一定不用味精入饌，而且只選鮮肉而拒絕凍肉，連煎牛排也只會用新鮮牛柳，與快餐店鐵板餐味道確有分別。由於父母慣飲早茶，且只喝普洱，也影響到文公子喜到酒樓飲早茶食午飯的習慣至今。

甫進牛棚，望見昔日尋父平房，童年回憶油然而生。參觀完影展，與Jimi在牛棚對面選購當區馳名之潮州滷水，暖冬陽光下佐以冰凍啤酒，談天說地，真有不知人間何世之感。



淑梅足跡
車淑梅

視病人為親人的麥醫生

麥忻華是一位不怕血但怕小螞蟻的整形外科醫生，13歲的時候父親說家中沒有醫生，你不如試試讀醫吧，這位乖乖女開始全程投入在這方面的追尋。2002年，麥醫生畢業選擇了整形外科專科，此舉與母親有關，「是的，媽咪在我中學期間患上乳癌，她選擇不做重建，每晚洗澡後，她的眼睛也紅了，她說因為洗頭水弄至，後來她坦白每次見到這麼大的疤痕好難過，所以偷偷地哭了。」

母親病逝，她決定從英國回港在中大攻讀醫科，「第一年我無心向學，因為我連媽咪也救不到，讀醫有什麼用？最終我想通了，雖然我幫不到媽咪，但世上還有很多乳癌病人，我可以去幫忙。」

20多年來，麥醫生主力乳房重建的手術，「切除了乳房就像一個包沒有丁餡，醫生要在病人身體其他部位取一些組織，做一個樣子和另一邊差不多的形狀放進去。雖然辛苦做了一個手術，但是值得的，對於女性來說，對稱的乳房是很重要的。」

麥醫生視病人為親人，也去偏遠的地方幫助免唇的病人，「大概兩小時的整形手術見到一個裂開的嘴唇補好了，BB的樣子不同了，見爸爸媽媽的喜悅直接打動了我，我告訴自己這是我要發展的其中一個項目。之後我跑到鄉間參加了『微笑行動』，我有見到螞蟻，但腎上腺上升什麼也不怕了，一次可幫助五六十人。」

麥醫生直言抱起免唇BB就是對她一生的承諾，「手術和功能都要好，

以免有任何後患。裂唇孩子的鼻子較塌和生長得慢，長大過程中也要不時執一執，以求樣子更自然。聽到一句多謝麥醫生，我已滿足。間中有孩子告知有人取笑自己，我會跟他說即使有缺陷也不害怕，對方這樣做只因為沒有人教育他們，難道去取笑戴眼鏡的人？不管他們就可以了。」

麥醫生是一位有溫度的醫生，手術前總會捉着病人的手，「是的，我會說不用怕，醫生會在這裏陪着你，這種接觸可使他們的情緒穩定下來。我更鼓勵弟弟妹無論怎樣辛苦和疲累都不可忘掉初心，早知當醫生會好累，好大壓力，但情緒不可以發洩在病人身上，要硬淨和專業一點，連醫生都失控制，病人怎會對你有信心？回想當年母親病重時候，我每朝跑到醫院等醫生想知道病情，但每每都撲空，難道1分鐘也沒有嗎？就是這樣，我不希望再有任何病人經歷這樣的痛苦。」

麥醫生愛說的一句話：「就算你以前遇到不好的醫生，但世間上總會有好的，所以請繼續堅持醫好你的病！」願世上有更多麥醫生。



●麥忻華是一位不怕血但怕小螞蟻的整形外科醫生。 作者供圖



名人鄉情

對故鄉有種獨特的情懷

劉堅偉博士（香港都會大學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記得4歲的時候，第一次跟父母回到家鄉探望爺爺奶奶，那種殷切的期待，至今還是深刻難忘，可能是受鄉家小孩的影響，聽慣了他們誇讚爺爺的愛錫，到底自己的爺爺奶奶又會是怎麼的模樣呢？

我的祖籍在佛山順德，於我而言順德是個魚米之鄉，在那裏像是有吃不完的美食。雖然香港早已成為我的第二故鄉，但作為一個順德人，對故鄉還有一種很獨特的情懷。我多次到歐美學術交流，也曾想過到外國生活，但始終認為在外國人的世界裏，月亮沒有特別圓，反而有種寄人籬下的感覺。我常反思，無論英語說得如何流利，這也不是自己的地方，我曾有一個親身經歷，在一間著名食店排隊，明明已輪到自己的籌號，但眼巴巴地看着接待人員把我辛苦排來的位置讓給了遲來的一位白人，我這個黃皮膚，儘管在外國人的地方工作，晉升到有點社會地位又如何？最後還是應該選擇在自己地方，做個中國香港人。

國家的強大，城鄉的發展，順德給我的印象，已從鄉下地方轉變到令我經常想起要帶學生回去考察的地方。順德區目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佛山市下轄的市轄區，我孩童時應該還是叫順德市，更早前稱為縣。區的東北面和西面是佛山市南海區，北面是佛山市禪城區，西南面是江門市蓬江區，南面是中山市，東面是廣州市番禺區與廣州市南沙區。順德也被稱為「廣東四小虎」之一，區人民政府坐落於大良街道德勝新城行政中心。順德區2024年常住人口323.78萬，戶籍人口166.3769萬，806km²管轄面積。根據2023年順德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大概是4,317.01億元，三個產業結構比例為1.7：60.8：37.5。順德堅持工業立區、堅守實體經濟，是全國最大的空調器、電冰箱、熱水器、消毒碗櫃生產基地之一，是全球最大的電飯煲、微波爐供應基地，擁有28個國家級品牌。2023年11月，順德區入選中國中小城市發展指數「2023年度全國綜合實力百強區」，排名第一。2024年2月佛山市順德區兩會召開，透露作為全國首個工業總產值突破萬億元的市轄區，順德2023年工業發展仍然穩健，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長6.8%，增速高於全市、全國水平，成為了順德經濟的最大支撐。

我作為一個在大學從事教育及研究的學者，面對不少來自四方八面的行業，近年也有不少大灣區以至內地不同省市的學生，不乏一些大企業的領導人，從教學雙長這角度，我除了提供一些市場學、西方經濟學上的理論與知識與學生們分享之外，實在也在學生的身上得到了不少最新的產業發展趨勢。我在香港擔任的公職，其中不少與香港漁農業界相關，2025年剛舉行的《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正是我很榮幸地擔當活動籌備委員會主席的項目，這個崗位一做已經很多年，而這個活動是漁業界的盛事，每年都會有數十萬計的香港市民進場支持。

累積了在香港教育界及參與特區政府公職的經驗，一直希望能夠有更多機會回饋故鄉，把我在市場上學習到的，帶返故鄉。我會形容自己扮演的是一個中間人角色，因為我在順德有親友，在香港有人脈，如果能夠發揮這種接軌與聯繫的功能，就可以發揮協同效應。佛山有人



●《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是每年漁農界的盛事。 作者供圖



點滴
陳復生

「抽絲剝繭」走進蠶業

舊色園活化的二級歷史建築「何東夫人醫局·生態研習中心」，其前身「何東夫人醫局」，是因應當年設於上古古洞的「東英學圃」配備而生。現今政府倡議建設的北都區，聯同大灣區一起發展，就是學圃和醫局的所在地，以及附近一帶。

當年古洞荒蕪偏僻，但是，何東夫人獨具慧眼，在1910年購入古洞大批土地——這裏地勢平坦、土地肥沃，且日照充足。基於這些優勢，她在1912年建立了農業試驗場「東英學圃」。

「東英學圃」的名字，起自於何東爵士及夫人麥秀英女士的名字，各取一字而命名，學圃又名「上水何東花園」，就在青山公路（古洞段）與金坑路之間，毗鄰金錢村。當年新界大部分地區沒有電力供應，麥秀英女士特別安裝了發電機，還建立工作室、廚房、宿舍等設施，確保農場內有電燈、電風扇和電爐等配備，讓員工們安心樂意地工作。

「東英學圃」盛產蔬果，實驗農場內種植花

生、甘蔗、荔枝等農作物，更有種桑養蠶，最著名的就是絲綢工廠，女工需要小心翼翼用筷子將蠶繭浸泡在熱水中，將其軟化，再用手抽絲，一顆蠶繭大概可以抽取800至1,000米的蠶絲；再經織造和染色，就變成絲綢了——這些過程，現今保存在生態研習中心長廊外的一幅又一幅歷史圖片裏，見證「抽絲剝繭」的由來。

1924年，麥秀英女士代表香港參與在英國舉行的溫布萊展覽會，向各國參觀者展示中國種桑養蠶、抽絲剝繭的先進技術，備受廣泛關注。1928年開始，學圃為新界農民引入現代農耕技術，推動農業發展。「東英學圃」的產生，不但振興了古洞一帶的經濟，由於絲綢工廠需要大量女工，為方便她們（有些孕婦）生產後順利工作，「何東夫人醫局」應運而生，早期的醫局以產房設計為主，附近不少居民都是在這裏誕生。

1942年，英國王室向麥秀英女士頒授「大英帝國國官佐勳章」（OBE），表揚她對新界農業與蠶業的偉大貢獻。



●何東夫人麥秀英女士(左)對早期新界農業發展貢獻巨大。 作者供圖



紅奩館
查小欣

張敬軒與陳卓賢

陳卓賢成為本屆《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大贏家，連奪男歌手金獎、創作人金獎及至尊唱片大獎，他今年才31歲，前途無限。

致謝詞時，他特意多謝張敬軒，並透露與張敬軒之間的小秘密：2022年，張敬軒將自己剛獲得的男歌手金獎獎座送給他，將自己的能量給他，叮囑將其放在高歌檯上，自然就會靈感泉湧，並鼓勵他：定會得獎！

張敬軒傾力助陳卓賢，因在陳卓賢身上他看到自己昔日的影子，他覺得在娛樂圈紅要趁早，「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所以他不單力撐陳卓賢，亦自爆兩年前曾贈名錶給馮允謙作勉勵，那錶是他2008年完成首場紅館騷後，送給自己的第一份名貴禮物，那錶伴他開了很

餘力提攜後進這份胸襟，是基於對自己有百分之百的自信，不怕後浪推前浪，更是看透了人才輩出，百花齊放，整個行業才會興旺。在職場，如果上司懂得知才善任，而非忌才，不單會贏得尊重，培養得力下屬，而且對自己的事業更有大幫助。

為此有感而發，是回想剛出道做娛樂周刊記者時，努力加上運氣，幾乎每周都有獨家消息做封面特寫，周刊銷量節節上升，當時的總編覺得地位受到威脅，於是多番打壓及杯葛我，為此我離開了編採部，周刊銷量隨之持續下跌，結果沒幾個月老闆把她辭退。她輸給了自己的氣量。

說回叱咤當晚，張敬軒沒得任何獎項，全晚齋坐，卻非常投入，全晚笑容滿面，他出席不為爭獎，是希望在現場給予後輩鼓勵，很有前輩風範，顛覆了無獎便不出的潛規則，亦給後進樹好榜樣，試想天王天后都不出席頒獎禮，外界會覺得作為歌手也不支持頒獎禮，降低頒獎禮含金量及認受性，亦間接減弱樂壇的魅力。



●張敬軒在初出道的陳卓賢身上，看到自己當年的影子。 作者供圖



大地遊走
關鑫

已是深冬，雪把自己堆得到處都是：山林間，河床上，曲曲折折的道路兩旁，城市的綠化帶內，小區的陰暗角落……再也沒有清脆的聲音對着天空驚喜地大喊「下雪啦！」再也沒有小樹因為下雪歡喜到撒歡，抖落枝上捧着的這個冬天的潔白初雪。

小區的角落，一個多月前的雪和一周之前的雪混雜在一起，少女變成悍婦，曾經纖巧純潔的雪花早已破敗成雪的砂礫，在冰凍和融化的交替折磨中凝結成堅不可摧的冰雪混合物，跟塵埃污穢攪攪得不清不白，黑一塊灰一塊——雪老了，再也沒有當初從天而降的白與純。已是深冬，春天即將來臨，依然會有雪花亂舞。雪花是跟着風來的，風把它們吹得七零八落，一忽兒衝向這頭，一忽兒又轉身而返，因為缺乏信心不被人喜愛益發暴戾地與人衝撞。行人豎起衣領拒絕這雪，戴上帽子口單咒罵這雪。雪終究還是脫離了

雪花亂舞

讚美詩，它們鬱鬱寡歡，變成怨婦，向每一個路過的人哭訴，到處投懷送抱。

臘月剛到，冬已老殘。彷彿連天空也變老了，孕育不出一場鋪天蓋地的大雪，孕育不出燕山雪花大如席。雪還是一場接一場地落下，每一場雪都躲躲閃閃，不敢直面人間。稍大一點的雪會在夜裏悄悄降臨，在那些被鼾聲和沉醉聲擁護的夜晚，雪花肆無忌憚地在窗前亂舞，爭着搶着跳到窗台上，透過厚厚的窗簾窺視人間溫暖。

時光的巨手，也拼接不出一朵完整的雪花。沒有雪白裙裾的姑娘輕盈地飄落，沒有從天而降的華袞為大地披上聖潔的婚紗，沒有足夠的雪花可以手牽着手從從容容接踵而至，沒有紛紛揚揚的雪花前赴後繼地趕赴、鋪墊……有時是凌晨、有時在黃昏，天空昏暗了一整夜或是一整天，一直在醞釀，連天氣預報也認定會有一場大雪把老去的雪花和過往的歲月一同掩埋。等到雪花來臨，那些

從天而降的細小的粉末，哪裏還看得見一朵完整的六角形的花瓣？所謂下雪，只是從天上撒下一些雪的碎屑而已。

雪花亂舞，水瘦山寒。塵世間的雪如此不堪，只有躲進山林之間，雪才能勉強保存些晶瑩與潔白。只有在山林之間，雪才不會被半路切碎，它們依然二八芳齡，依然花開六角，蝶舞林間。有時候，一朵淘氣的雪花就藏在漆黑的樹幹後面，風一吹，雪花就露出了細小的腳爪，忽然撲到我們面前來，抓住它，把它放到手裏，讓它在愛和溫暖中慢慢融化。化成一滴水，就有機會與另外的水匯合。臘月裏，水瘦山寒，一部分水躡身冰下，從未停止奔跑的腳步；一部分水升到天上，化作雪花蕩蕩蕩與污濁，不借眼蟲豸與污濁同歸於盡。

雪花亂舞，穿林海跨雪原，山川和原野背負重生的使命——冬天已到了末路，春天就要回到冰冷的人世間。